

ZAO DI BEI YING 灶地背影

王树理 著 ■



中国文联出版社

灶 地 背 影

王树理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

灶地背影/ 王树理 著.-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

ISBN 7-5059-3251-9

I.灶...II.王...III.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148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4572 号

书 名	灶地背影
作 者	王树理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026)
经 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王 军
印 刷	北京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6
字 数	150 千
版 次	2002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册
书 号	ISBN 7-5059-3251-9/I.2078
定 价	15.00 元

浓郁而醇厚的乡土民情

——王树理散文集《灶地背影》序

马瑞芳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养一方文化^(注)。”

所以，别林斯基说：越是民族的，才有可能成为世界的。

回族虽是散居民族，地域特点却常成为作家成功的标志。张承志虽是北京人，但我更乐意宣传他的祖籍济南，其作品雄放中不失秀丽，或许得益于天下第一泉对其先人滋润。当然，真正滋养承志的水土是内蒙草原和西北黄土高原。不到草原，不受大漠薰染、额吉厚爱，写不出脍炙人口的《黑骏马》；不变成彻头彻尾的西北回回，写不出锐利深邃的《心灵史》。承志在《以笔为旗》中亲切地以“弟弟”相称的王延辉成为回族作家中的高手，恐怕也缘于拜水土所赐、围绕着礼拜寺街老爷们大做巧做文章的结果。来自鲁北的回族作家王树理，同样有鲜明的地域特点。他的散文集《灶地背影》追溯重要而鲜为人

知的史实和人物,展现浓郁而醇厚的鲁北乡土民情,翔实而精彩,朴实而厚重,读之如嚼橄榄,回味无穷。

在人们印象中,鲁北似乎跟盐碱地、跟落后联系在一起,树理却独具慧眼——既是历史的,又是出于乡情的——将目光久久地、深情地停驻在古代文明史上留名的先哲身上:明代前后七子借运河之便,将德州当成鼓吹文化复古的阵地。临邑邢氏兄妹(邢侗、邢慈静)和平原谢氏父子(谢升、谢方山)等阵容庞大的创作群体,成为文坛不可低估的力量。他们笔下特殊的鲁北风情更是美伦美奂:“千家小枣射云红”,“颗颗红珠压枝圆”。树理由此得出结论:“故乡是一个无处不在充盈着向上气氛的所在,经过这种氛围的煅打,一辈接一辈的人形成了一个共同的脾气:宁折不弯。”通过回溯历史,寻找到、提炼出可贵的地域精魂,应该比民风、民俗更重要。

除个别清初诗人外,还很少有人描写盐民生活,树理偏偏以“灶地背影”为书名,是他用心良苦之处。因为,在这片曾经淌血淌泪的土地上,正是“灶地”、“灶丁”、“盐户”、“引斤”这类今天已湮没的字眼,负荷了沉重的历史。昔日荒凉的灶地变成了枣儿红、大豆黄、玉米绿、芝麻香的福地,“烈日来往盐池中,赤脚蓬头衣褴褛”的盐丁不复存在,一座座银色盐山却拔地而起。“灶丁成了主人,灶地成了宝地。”一粒砂可看清世界,一颗盐能透视历史。旧中国的苦难,新时代的欢乐,尽收眼底。

中华回商是个有相当大历史跨度、相当难以立论、资料既要深度又要广度、描写既须功底又须穿透力的题目。树理以历史学家的视野，哲学家的思考，诗化的语言，将这个难题把握住，拓展开。从穆罕默德到丝绸之路，从历史到现实，纵横捭阖，如数家珍。“中华回商啊，当你经历了生存的艰辛与创业的喜悦之后，在生存方式的选择上，似乎把先人的聪颖与智慧升华到一个崭新的高度。而那个高度一经融入新千年的主旋律中，就可以鸣奏出黄钟大吕般的轰鸣。”《运水悠悠路长长》则描绘了海上的丝绸之路——海上的香料之路与回族的密切关系。可以说，以文学语言研究回族这一优秀族群与中华文明血肉相联的关系，是树理散文中引人注目的部分，也是树理作为一个回族作家特别值得注意的原因。这虽然跟他在省民族工作领导岗位上工作过有关，但《灶地背影》却全然不是写调查，打报告，而是文学地，艺术地演绎本民族历史。“这就是在大运河上辛勤劳动的‘穷回回’的真实写照，这就是流淌了两千多年的京杭大运河生生不息的歌。”

着墨不多的《铭记家训》却应该是树理最好的散文。不靠资料，不搞考证，不发议论，只用心，只写情。温熙如春，情思如缕。自始至终充溢着动人心弦的母子之情，“娘想儿，线也长；儿想娘，道也长。”“只看贼挨打，不看贼吃饭。”“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要作好人，须寻好友，引酵若酸，难得好酒。”出

自母亲之口,却像大语言学家、大哲学家的至理名言。而且这绝对不仅仅是语言,是生活的主旨,是树理人生成功的源泉和奥秘。

像树理这样年纪轻轻就官位不低的人,写不写文章,能不能写出好文章,在一般人看来,早就是“有枣无枣打一杆”的事。可对树理来说,努力写出好作品,却是极重要的人生追求,甚至可以说超过如何做更大的官儿。因为,文学对于他来说,不是功利追求而是精神享受,特别是,文学意味着爱——爱母亲,爱故乡,爱传统,爱回回民族,爱古老文明的祖国。

注:语出《灶地背影》中《遥远的乡韵》一文。

目 录

1 · 浓郁而醇厚的乡土民情

——王树理散文集《灶地背影》序(马瑞芳)

1 · 铭记家训

6 · 运水旧事

18 · 大哉枣俗

26 · 对一座城堡式庄园的考证

37 · 一潭清影月沉沉

——万历才媛邢慈静

47 · 遥远的乡韵

59 · 金石文章 俨然风骨

——贺艺民先生艺术生涯述录

72 · 求索那个耐得住寂寞的群体

85 · 寻泉之旅

94 · 灶地背影

- 105·飘逝的忧思
117·中华回商
139·运水悠悠路长长
151·春走杨家埠
156·流年飘絮
169·茶碗
174·蒙山“沙家浜”
178·为母亲洗脚的感觉

181·心有千千结(代后记)

铭记家训

我出生在 1951 年古历 3 月 24 日,公历 4 月 29 日。参加工作三十多年来,每逢这一天,只要条件允许,我都要赶回老家看望母亲,即使因公外出或抽不出时间,也总要写一封信、打一个电话或者买一点东西寄回家,以慰藉母亲那颗思儿的心。

今年的这个日子,我满 50 周岁了,更应该回家去看望老娘。但因公务在身,实在不能离开,便独自一人在屋里转来转去,悔愧地思念着已是 82 岁高龄的白发亲娘。我们老家有句俗语:“娘想儿,线也长;儿想娘,道也长。”是说母子分离后的那种难以割舍的情怀的。我现在的心情就有点像是正在放飞的风筝,轴线在娘的手里攥着,盼着她老人家快一点把线收起来,好让我立刻回到她的身边。这么思想着,眼前就浮现出娘的音容笑貌,耳边就有娘说话的声音响起。娘没有文化,可她教育儿女时讲的许多话(或者说是我们家的家训,或者叫做我妈语录),虽然

没有多少文采,却是极富哲理的。回想这些年来走过的路,娘的那些堪称家训的语录,有的像响雷,有的像路标,有的像甘泉,鼓舞我在困境中奋起,指点我在迷惘中清醒,供养我在饥渴时啜饮。多年来我一直想整理一下娘的这些话语,并附上自己的一些记忆和体会,算是对家训的集注。今天正是做这件事的好心境,于是便选择了以下几条。

“只看贼挨打,别看贼吃饭。”这是我小时候娘对我们姊妹几个说的最多的一句话。那时候家里穷,全靠谷糠野菜过日子,常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但再穷再难,娘也不让孩子们干那些偷瓜摸枣、摘田捋穗的营生。1961年春天,我们家和村里多数人家一样挨饿,有的人家便打起了到村西惠民林场盗伐树木的主意。娘说,咱可不能干那种伤天害理的事,找一根纤绳背在肩上总比祸害性命强,多拉点儿犁耙就什么都有了,下苦力挣来的饭比什么都养人。娘和爹便领着我们披星戴月的开了一亩多荒地,种上了菠菜、扫帚菜、银金菜等各种名目的蔬菜和野菜。天道酬勤。这一年的辛勤劳动不仅度过了眼前的灾荒,更给我们做儿女的精神世界里注入了一笔终生受用不完的宝贵财富。后来娘说起这件事时,套用《古兰经》里的话说“按正道过日子的人,才是刚强的让人敬重的人。”她是眼睛里闪烁着对真主的敬畏与虔诚的光芒同我们说这番话的。前几年村里从

事屠宰业的个别人靠向牛羊肉里注水赚了一些昧心钱,娘说,这种不干净的钱把人的心都给染黑了,花这种钱睡觉都不塌实。我理解,娘在把握做人的标准上,是把古兰经的圣训与中国人的传统美德融为一体来衡量的,所以才能参透“贼挨打”与“贼吃饭”的因果关系,始终不渝地引导和教育儿女们以德修身走正道。这是我们姊妹几个所以能够堂堂正正做人的基本基础。

“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这是娘摆布人的主观环境与客观关系的又一条家训。仔细琢磨,有点孟母择邻的味道。我小时候很调皮,常常做出一些让大人生气的事。娘对这些事并不担心,她怕的是跟一些品德有毛病的人学坏。有一段时间,我和一个比我大三岁、外号叫“滑猴”的打的火热,他因为缺少家教,沾染了偷偷摸摸的毛病。娘为了把我和他拆开,先是在黑屋子里把我锁了两天,然后又带我去姥姥家住了半个月,才算甩开这个伙伴。许多年后说起这件事,娘说“要要做好人,须寻好友;引醇若酸,难得好酒。”我真不知道娘是从哪里学来得这些警句,但事实却总是不断的印证着这些话的正确。1991年,我的一个侄子独自到县城工作,不久便结识了几个不三不四的混混孩子,整天一起下饭馆吸烟喝酒。娘听说后,判断道:恐怕这个孩子要变坏。果然不出娘的所料,这个侄子后来就真的不成器。

与这个侄子相仿,我妹妹的一个孩子,从小跟他爷爷在北京长大,娇生惯养了一身毛病。1993年回到故乡后,常常惹事招非。娘说,这孩子离了接受部队教育是不行了。于是便积极鼓励他报名参军。这孩子到部队后,认真接受党的教育,不仅改掉了毛病,还光荣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97年7月1日,作为驻港部队的首批人员,与战友们一起承担起了接管和保卫香港社会安定的任务。亲友们一谈起这件事,就都重复着娘的那句话: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

“精忠报国是做人的大节事,不能亏大节顾小家。”在娘的眼里,吃上官饭就是公家的人,公家的人就得忠心耿耿干公家的事。哥哥年轻时,是生产队的会计,娘最担心他记错了帐,给公家造成损失,天天掐着耳朵嘱咐。幸亏有娘的这些训教,哥哥的会计当的很出色,二十多年没出过差错。弟弟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一家税务机关工作,娘又开始为他担心。她最怕的是弟弟利用职权损公肥私、刁难税户,每次回家都详细寻问工作情况,嘱咐弟弟千万不要给自己的娘找骂。在娘的严格要求下,弟弟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要求自身一直比较严格,不仅光荣的入了党,还年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可以这样说,在公与私的天平上,娘不仅把公家的事看的至高无上,而且分得清事体的轻重大小。我担任县委书记

以后,娘终日为我提心吊胆。她说,当一分官害一分怕,不怕人家怕自家。一怕自己脚不稳,二怕自己起贪心。每年春节娘都把我们兄弟几个叫在一起,耳提面命地嘱咐一番。每次都对我说,最担心的就是你,你担的这事比他们都重,出了事就亏大节。娘还用古戏文里的唱词提醒我:“穿朝靴好似趟脚镣,扎玉带好似捆人的绳。”我不知道这唱词来自那出戏文,但我知道娘的良苦用心是在提醒我,一定要做一个廉洁自律的好“官”,千万不能做那种让人指脊梁骨的贪官赃官狗官。记着娘的这些话,我不敢一日自废惰,虽无多大本事,但尚能严以律己,战战兢兢以履使命。现在回想起来对娘的那些话便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当官这事,干好了是应该应分,干不好就是一分责任。如果仅仅因为能力问题而出现差错,虽自觉有亏而百姓尚可谅解;但如果大节出了问题那就不是如何让别人谅解,而是自己要无地自容、悔亏终生的了。娘一个没文化的乡村妇女咋就对这个问题的有着如此深刻的理解呢?

娘对我们说的堪称家训的话很多很多,汇集起来可以出一本书。我现在还没有闲暇来整理这笔财富,待今后再去作罢。在我生日的时候,回忆娘的这些教导,算是对她老人家的一分思念,也算是对自己的一次警策。

2001年古历3月24日写于济南

运水旧事

干涸了二十多年的南运河，名字依旧，只是除了较大洪水来时作泄洪用，平时只有一些工厂和农村偷着向里面排放污水，全然没有了往日那种橈櫓如林的繁忙。

一条曾经象征着中华文明的大河，怎么转眼之间说干就干了？带着夹杂了某种恐惧感的怅然，我独自漫步在德州市西郊的运河大堤上，忽的就想到了掩埋在罗布泊大沙漠里的那个曾经为不少边塞诗人吟咏过的楼兰古城和眼下时常断流的母亲河：谁敢保证今天我们居住的城市不会在有朝一日变成一片废墟呢？2000年4月沙尘暴席卷了多半个国家的时候，报纸上不是说沙化的土地已经推进到距北京只有一百多公里的地方了吗？物换星移，沧海桑田，大概就是指在人类征服大自然的进程中，常常由于某种因素会出现鼎盛与衰落的相互交替。比方说，眼下我站立的这个地方，一座新型的现代化城市

崛起了,而一条流淌了千百年的河流却干涸了。记得1978年秋天,地处武城县老城镇的那段运河干涸,当地农民在河床里挖出了一条宋代的沉船。一时,前去“挖宝”的人蜂拥而至,挤满了不算太宽的河槽。有的挖出铁锚,有的挖出瓷器,也有的挖出锈蚀的铜钱,炒得纷纷扬扬。然而,在收获这些废铜烂铁的同时却很少有人去挖掘这沉船背后的历史文化,看看这沉入河底的,有多少帝王的美梦,武士的断戟,纤夫的血泪,烈女的幽怨……

二十多年以后,挟一身他乡的风,我回来了。

还是这个地方,还是在这个季节,凝视蟠曲于故乡土地上的大运河,目光仿佛触到了一个硕大无朋的历史屏幕,一位背朝着我们向远方走去的老人,边走边把一片又一片闪耀着星光般灿烂的碎片抛洒开去。为了探个究竟,我躬身于老人后面,不时地捡起来,瞧瞧……

一幅漫长的历史画卷。这画卷的景深由近及远,逶迤而去,铺陈着气势的磅礴与场面的壮阔。运河之所以成为运河,决不只是人们传说的“隋炀帝的运粮河”,说的确凿一些,它乃是随着中国农业经济的逐步繁荣应运而生的一条漕运大动脉。早在秦代,地处中原的河南、山东,就已经开通了水上运输的航道;东汉时期又开凿了由黄河到淮河的汴渠,东晋开凿了引洮达汶、引汶达东阿的运河。只是到了

隋代,随着农业重心的南移,隋炀帝才不惜耗费大量民脂民膏,把原来分段运行的运河连接起来,实现了引洛入河,遏河入汴,开邗沟入江淮。而真正把卫河与南运河连接在一起,那是在元朝定都燕京之后,原来东南西北走向的河道已不适用,才又开凿了会通河,实现了北接御河,南通清泗,至徐州会黄河,南通江淮,又开贾鲁河,以通颖、蔡、许、汝之漕和京师到通州的通惠河。至此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京杭大运河。而此时,已经是朱明王朝的第三代皇帝朱棣南面为君了。

京杭大运河的全线贯通,在明清两朝的数百年间,使两岸城市的商品经济得到了空前未有的迅猛发展,并由此带动了整个社会事业的发展。我的故乡德州,就是这一时期因漕运而兴起的一个城市。据史料记载,运河全线开通之后,在长达 1500 多公里的航线上,天天都有众多的商客、浩荡的船队南来北往,沿河市镇很快变成了商业城市。特别是清代的康熙、雍正、乾隆至嘉庆朝,江苏的扬州、淮安和山东的济宁、临清、德州,直隶的天津都成了迅速崛起的城市。请看李文治、江太新二位先生在他们的《清代漕运》一书中的记载:

德州以濒临运河,变成“南北重地”,
“士商辐辏”,以后日益发展,或谓万历年
间,“每遇漕船带货发卖,遂成市廛”,“四